

Shakuntala

莎昆妲蘿

撼動歐洲文壇二百多年
讓歌德感動莫名
連《浮士德》也模仿的印度名劇

加里陀莎 Kalidasa／著
糜文開／譯
張大千／封面繪圖

臺灣商務印書館



OPEN 4 / 43

莎昆妲蘿

Shakuntala

加里陀莎 Kalidasa / 著
糜文開 /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OPEN 4/43

莎昆妲蘿

作者◆加里陀莎

譯者◆糜文開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李俊男

責任編輯◆賴秉薇

美術設計◆吳郁婷

校對◆謝淑芬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1 年 3 月

定價：新台幣 220 元



ISBN 978-957-05-2597-7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莎昆妲蘿／加里陀莎(Kalidasa)著；糜文開譯。

-- 三版. -- 臺北市：臺灣商務，2011.03

面；公分. -- (Open；4:43)

譯自：Shakmtala

ISBN 978-957-05-2597-7(平裝)

865.55

100001375

OPEN 是一種人本的寬厚。

OPEN 是一種自由的開闊。

OPEN 是一種平等的容納。

莎昆妲蘿商務版序

因為臺灣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把我所著《印度歷史故事》等書編入「人人文庫」的關係，我認識了經理徐有守先生。談話間他提起了曾看過我所譯印度大戲曲家加里陀莎的代表作《莎昆妲蘿》；他說：「這本書真好，你的譯文讀起來美極了！有些句子到現在我還念得出來呢！」因此我告訴他我翻譯此書，純粹是受興趣的驅使，不是為了稿費，所以翻譯時不惜多化工夫，只當是閒暇的消遣，而且為希望奇文共欣賞，對作者和作品，又附錄了精要的介紹。當時（民國三十九年初）張大千先生也特地為我畫了一張彩色的〈蓮瓣題詩圖〉送給我做扉畫，這是張先生初到印度時所畫第一幅印度美女圖，最足珍貴，可惜我只印了單色照相版，很是遺憾，事後我雖立誓再版時改印彩色原畫，後來卻再無力自費重印。如商務願意列入「人人文庫」，唯一的條件是扉畫改印原畫彩色版。

徐先生知道了這書原係自費出版，版權頁所印出版者印度研究社是我獨力主持的研究和出版的機構，組成份子除了我的家屬外，不涉他人，願意將

我所譯用該社名義出版的《莎昆妲蘿》和《印度兩大史詩》二書都改歸商務重印。但〈蓮瓣題詩圖〉改印原畫彩色版，須得將原畫交製版部分研究技術上有無困難。於是我將珍藏的原畫找出親自送去。現在徐先生已答復我原畫製彩色版可無問題，並囑為此書的商務版寫篇序文；我為慶幸此書承王雲五先生同意收入人人文庫，並得徐先生的賞識，樂於記下這一段因緣，即以為序。

民國五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文開記於台北

序一

梵文文學無論是神聖的或非神聖的，都卷帙浩繁。加里陀莎的劇本《莎昆姐蘿》大家承認是非神聖梵文文學中最卓越最彪炳的作品，這劇本的故事取材於史詩《摩訶婆羅多》，情節雖簡單，可是從它的進展中劇作家的戲劇技巧，在人物性格及行為兩方面，都表現了無上的優越。

這劇本在十八世紀末年由瓊斯爵士譯成英文。當時便轟動整個歐洲文壇。歌德，那有名的德國詩人，受到極大的感動；他對它讚美的詩很是著聞。不過對這劇本的最精細的評論，卻要輪到晚近印度詩人泰戈爾用孟加拉文寫成。

我的朋友糜文開教授是印度文化的一位熱心研究者。他居留印度已長達第八年了。他的著作《印度歷史故事》和《聖雄甘地傳》，還有他翻譯的奈都夫人的詩，表現了他的才能和毅力。並且他還指導他多才的女兒榴麗完成《印度古今女傑傳》一書。糜教授的譯出這本加里陀莎的傑作又鑄成了聯繫中印間文化興趣的精美一環。我確信他譯著這許多書籍所貢獻的勞績是很有

價值的。

自古迄今，中國學者介紹了印度文化入中國，可是很少印度智識份子盡力把中國文化介紹給印度。我國學者們來步武中國古今學者與文藝之士的前例，這該是時候了。

達德 (S. Dut)

新德里一九五〇年三月七日

(榴麗譯)

序二

糜先生把加里陀莎的不朽劇作《莎昆姐蘿》譯成中文，是對中國和印度做了一件大事。在古代中國的智力與印度的宗教和哲學的天才發生了接觸，到近代，才有政治上的接觸，但是糜先生卻替這世界最長壽的兩個國家的另一個接觸奠定了基礎，那就是文藝。因為要翻譯了作為造成一座偉大建築的奠基石，像我所希望的，那再不能選出比這更好的作品了。這譯本出版後的成功是可以預卜的。

印度有一種說法，在所有文學作品中最富魅力的是戲劇，而《莎昆姐蘿》卻是所有戲劇中最富魅力的。《莎昆姐蘿》不只是最好的印度劇本，無疑地，它是世界上最好劇本之一。偉大的德國詩人歌德被它的偉大與美麗所完全迷醉，這是不足為奇的。他的話「我名你為，哦，莎昆姐蘿！一下便把一切說出」，已是不朽的名言了。加里陀莎是印度最偉大的民族詩人，而《莎昆姐蘿》是他最好的作品。印度文化，那人類生活在身體上智識上與靈魂上的渴求之綜合成就，在這作品裡得到了一個美妙的表達。我們一遍再一

遍的讀它越讀越有滋味。借用一位英國詩人的話，我說，「地上沒有種過比這更可愛的花。」

阿特里雅 (B. L. Atreya)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榴麗譯)

譯者弁言

為求研究印度文學易得效果起見，我自己規定現代先以泰戈爾、奈都夫人為研究對象，古代則以兩大史詩和加里陀莎為探討中心。兩年前我開始蒐集印度大文豪加里陀莎的作品和有關著作。我沒有時間學習梵文，也不敢奢望翻譯梵文原本，所以只從英文的譯本和著作著手。

加里陀莎所寫詩歌有《雲使》（*Meghaduta*）、《童子的出生》（*Kumarasambhava*）、《羅怙系譜》（*Raghuvamsa*）等長詩，所作戲曲有《莎昆妲蘿》（*Shakuntala*）、《勇健與廣延》（*Vikramorvasiyam*）、《摩蘿毘迦與火天友》（*Malavikagnimitra*）三部名著。而以莎昆妲蘿為其代表作，譯本也最多。可是瓊斯爵士的譯本年代久遠，已無法找到；英國作家蘋容（*Laurance Binyon*）的譯本把原來的七齣縮改為現代式的三幕，原作的形式和風格便給模糊了；只有最近戰後出版印人鮑斯夫人（*Mrs. Bela Bose*）的譯本最為完整。不過，也許由於太拘泥於原文的關係，譯筆不能暢達；而且排印也有好幾處錯亂的地方。鮑斯夫人已把加里陀莎的戲曲全部英譯，達德（*M. C.*

Dutt) 已把加里陀莎的詩歌全部英譯。只是詩歌的譯文已不易讀，再轉譯成中文，勢將更不像樣，所以我只譯戲曲。現在把莎昆妲蘿譯出。譯文係鮑斯夫人譯本的全譯，蘋容譯本也隨時參考。這樣形式體裁固然舊一些，但研究的態度應該如此。而且我覺得其中很多緊湊的場面，巧妙的手法，仍不輸現代劇本的傑作。像第四齣插曲的後台法，手腕著實高超，蘋容的改編使杜伐薩上了場，反而遜色不少。

加里陀莎的天才是無比的。他的作品，除在配合上能天人相接，七音和諧外，在時間上是永恆的新穎，在地域上也富於多樣的適應性。莎昆妲蘿既漾溢著詩意，又有西洋現代劇的技巧，同時也有中國式的風雅情調。例如用指甲在蓮花瓣上題情詩，可與我國紅葉題詩媲美，抑且更加艷麗。餘如以指環上的字數來計日盼望情人等都是最配中國人的口味的。至於以姊妹待花木，野獸的依人如親屬，這種高度的愛，又表現了印度的特色。難怪印人要自負，以為印度的加里陀莎是超過了英國的莎士比亞的。

加里陀莎的戲曲對西洋戲劇發生過影響。我國元朝戲曲，受印度戲曲的影響更深，而加里陀莎的戲曲是古印度戲曲的代表，所以莎昆妲蘿的完整譯本，除供讀者欣賞外，兼可作為研究中國戲曲的參考。此外，我們從加里陀

莎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古代印度社會情形的寫照，以及了解他們的宇宙觀人生觀等哲學思想。為幫助我們了解這劇中所含的哲學思想，我選擇了泰戈爾的論文，放在卷首。這篇文章教給我們讀古代作品時揚棄其中迷信觀念的外象，推求出含蘊著的人性之本相來。

關於加里陀莎的生平，傳說紛紜，尤其他的年代，各家意見分歧，莫衷一是。現在我把尼赫魯的介紹譯出，省卻我自己多少筆墨。

這部戲曲的逐譯，動筆於去年九月，時譯時輟，到本年二月方竣事。我們的印度朋友達德、阿特里雅兩位博士，前者是德里大學（Ranjias）學院院長，近年來致力中國文化的介紹，聲譽卓著；後者係波羅奈城（Benares）印度大學哲學系主任，是研究印度哲學的權威之一，他曾訪問過中國，他的著作，在十幾年前，便有中文譯本在商務書館出版。我這戲曲譯成後，蒙他們撰寫序文，予以獎飾。名畫家張大千先生剛於此時來印開個人畫展，宣揚中國文化，並研究印度藝術，於結伴同遊佛蹟後，也賜繪屏畫蓮瓣題詩圖，慶幸地獲得他筆下佛畫以外的第一張印度人物畫，不特使本書生色，而且最有紀念的價值。謹此一併誌謝。

文開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

莎昆妲蘿的真實意義

泰戈爾

是否你願青春時代的花朵，
晚年時代的果實，

以及那些，使靈魂被養育，

被娛樂，歡醉與迷惑，

是否你願塵世與天堂，

在一個唯一的名字下聯合？

我名你為，哦，莎昆妲蘿！

一下便把一切說出。

——歌德

歌德，歐洲的詩宗，總括他對《莎昆妲蘿》的批評在一個簡單的四行詩中；他沒有把這首詩分成瑣碎的幾節。這首四行詩似乎只是一件小東西，有如一枝蠟燭的火焰，可是卻立刻照亮那整個劇本，而且表達了那劇本的真實

性質。在歌德的話裡，《莎昆妲蘿》把青春時代的花朵與成熟的果實聯繫在一起；把天堂與塵世聯合為一。

我們易於輕輕地放過這個頌揚，以為僅只是詩意的爆發。我們易於以為這實在的意義不過是歌德把《莎昆妲蘿》當做優美的詩篇來看待。可是這並非真正如此，他的這節詩沒有歡喜的誇張氣息，而是一個真實批評的審慎判斷。在他的話裡有一個特殊點。歌德明白地說，《莎昆妲蘿》包含著一個發展的事跡——花朵發展為果實，塵世發展為天國，物質發展為精神。

事實上，《莎昆妲蘿》中有二個結合。這戲劇的主旨是進展，從第一齣塵世的不堅定的美色與羅曼斯的初期結合，進展為最後一齣描寫在永久幸福的天國之隱士居處的高度結合。這個劇本的意義不是在處理一個特殊的戀愛，不是在表達一個特殊的人物，而是在移易整個主題自一個世界到另一世界去——升高愛情自物質美的地步到精神美的永久天國。

十二分容易地，加里陀莎把塵世與天國接合了。他的塵世這樣自然地進入天國，竟使我們不能劃分出兩者的界線來。在第一齣裡，詩人沒有隱藏那莎昆妲蘿的墮入濃厚的塵世之形態；他曾清楚地表現，男主角與女主角的同樣的舉動，是怎樣的渴欲投進這墮落。他已充分描繪出一切諂媚，戲謔，與

青春的狂熱感的震動，以及深藏的羞縮與強烈的自我表現之間的鬥爭。這是莎昆姐蘿的純樸之證據；她未曾有預先防備為杜史揚多來訪的機緣而會熱情迸發。因為她沒有學過怎樣抑制她自己，怎樣去隱藏她的感情。莎昆姐蘿從前不曾知道邱比特；因為她的心赤裸無蔽，她既不會懷疑愛情的虛浮，也不會懷疑愛人的品格。隱士的女兒離開了他的守護，恰如野鹿之不知恐懼。

杜史揚多的制勝莎昆姐蘿有很自然的描畫。詩人在她可厭惡的墮落中同樣自然地表現了她品性的高度純正，——她的無匹的天賦之貞潔。這是她的純樸的另一證據。

森林的花卉毋需僕役來洗雪她花瓣上的塵埃，她毫無掩飾地站著；塵埃停留在她身上；但在這可厭惡的塵埃中，她仍不難保持她本身的優美之晶淨。塵埃停留在莎昆姐蘿的身上，但她從來沒有覺察這個。像純樸的野鹿，像山上的泉水，她在可厭惡的泥中兀立著純淨。

加里陀莎曾讓他在隱居區長成的年輕女主角順從著自然的不知懷疑之路走去；沒有地方他曾壓制過她。他還未發展她進入一個忠貞妻子的模型。那忠貞妻子的模型是隱藏而慎言，憂患的忍受，嚴正的清淨規律之生活。在開頭，我們看見她忘我與順從自然的衝動，有如草木與花卉。在結末，我們看